

小小说

选刊·2012年增刊

乡村趣事

何开纯/著

- 留守老人
- 田野希望
- 望子成龙
- 人间真情
- 扭曲的爱
- 生育关怀
- 社会万千



◆ 序 / 李梦蓉

◆ 通往乡村的一条道路 / 曲辰

◆ 神色苍茫的群体雕像 / 刘建超

◆ 何开纯印象 / 陈谷一

◆ 乡村的喜乐哀愁 / 非鱼

◆ 何开纯《乡村趣事》阅读笔记 / 卧虎

◆ 贴近生活 追求超越 / 高军

◆ 将写作变成一件快乐的事 / 秦俑

◆ 山村生活的真实画卷 / 顾建新

◆ 批判的力量与道德的救赎 / 寇子

◆ 乡村秩序的审视和重建 / 雪弟

◆ 读后 / 程习武



家鼎力推介

小小说选刊

2012年增刊

乡村趣事

何开纯 著

主

执行

责任编辑

王卫东

责任校对 程习武

装帧设计 红影

序

李梦蓉

朋友托我给何开纯先生的《乡村趣事》写篇序，为了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我认真地把整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着这些质朴的故事，只觉一股清新的乡野山风迎面扑来，掩卷之后，还有满口余香，就像咀嚼赤水的嫩竹笋。

何开纯作为一名基层人口计生工作者，对这份事业，对广大群众有着深切而真挚的情感。常年的基层工作，让他对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竹充满了赤子之情。扎实的文字功底和丰厚的文学修养，激荡着他的创作热情。他多年笔耕不辍，创作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幽默笑话》四集、《乡村幽默笑话》、《乡村小小说集》、《乡村趣事》等文学作品，获得了“赤水市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奖特别奖”，2012年6月《乡村幽默笑话》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美术摄影类）优秀奖。2003年12月何开纯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志愿者，2004年11月22日贵州《人口与家庭》对他作了“探索新思路，追求高境界”的先进事迹专题报道。多年来，他以人口计生为题材，贴着地面走，贴着地面写，植根于人口文化，用幽默笑话宣传人口计生基本国策，让人们在一则则段子、一个个小故事中有所思、有所悟、有所乐，成了赤水市最佳人口计生义务宣传带头人，是一个“最美在基层”的典型人物。除此之外，他还在探索创新基层人口

计生工作机制、宣传群众、服务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虽已年过花甲，他仍孜孜不倦，全心致力于人口文化的促进推广和人口计生惠民项目的落实。所以说，何开纯是人口计生系统的骄傲，是人口计生干部的楷模。

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引导群众树立男女平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生优教的婚育观念，在全社会弘扬敬老爱幼、尊重生命、关爱他人、爱护自然的传统美德，积极促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口文化建设。而这些思想品质，在这本小小说集中随处可见，从何开纯先生笔下的一个个小故事中缓缓流淌出来，怀真抱素，散发着芬芳的人性之美。读着这样的故事，让人感到致力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的何开纯先生不是一张严肃的面孔，不是一副空空的皮囊，而是一位有血有肉有灵性，亲切友善的邻家兄长，更让人感到他的作品是那沁人心田的化雨春风，让人在或会意或捧腹之后得到心灵升华。

（作者为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教育处处长）

目 录

一. 留守老人

004 董大爷的丧事

007 杨大爷吃汤圆

009 费用

011 怎么办?

014 连心苑

二. 田野希望

017 村长家的电话

020 丹霞药娃

023 超市小女孩

026 家和万事兴

029 王麻子偷羊

三. 望子成龙

031 李纳才的绝招

034 奶奶的苦心

037 女孩火辣辣

四. 人间真情

039 保孩子还是保母亲

041 难言的亲情

043 王苦瓜

045 杨二嫂招亲

047 花嫂嫁女

050 父子吃粉

五. 扭曲的爱

052 兄妹情深

055 离婚

058 红煤粑

六. 生育关怀

061 特殊的镜头

065 犟牛侯高

068 及时雨

七. 社会万千

071 老总的麻烦

074 亮半月电灯

076 守工地

078 竞选村长

080 考察站长

八. 创作谈

082 文学创作的苦与乐

九. 评论(以姓氏笔画为序)

085 通往乡村的一条道路/曲 辰

089 神色苍茫的群体雕像/刘建超

093 何开纯印象/陈谷一

096 乡村的喜乐哀愁/非 鱼

100 何开纯《乡村趣事》阅读笔记/卧 虎

106 贴近生活 追求超越/高 军

110 将写作变成一件快乐的事/秦 俑

114 山村生活的真实画卷/顾建新

118 批判的力量与道德的救赎/寇 子

122 乡村秩序的审视和重建/雪 弟

125 何开纯小小说读后/程习武

目 录

一. 留守老人

004 董大爷的丧事

007 杨大爷吃汤圆

009 费用

011 怎么办?

014 连心苑

二. 田野希望

017 村长家的电话

020 丹霞药娃

023 超市小女孩

026 家和万事兴

029 王麻子偷羊

三. 望子成龙

031 李纳才的绝招

034 奶奶的苦心

037 女孩火辣辣

四. 人间真情

039 保孩子还是保母亲

041 难言的亲情

043 王苦瓜

045 杨二嫂招亲

047 花嫂嫁女

050 父子吃粉

五. 扭曲的爱

052 兄妹情深

055 离婚

058 红煤粑

六. 生育关怀

061 特殊的镜头

065 犟牛侯高

068 及时雨

七. 社会万千

071 老总的麻烦

074 亮半月电灯

076 守工地

078 竞选村长

080 考察站长

八. 创作谈

082 文学创作的苦与乐

九. 评论 (以姓氏笔画为序)

085 通往乡村的一条道路 / 曲 辰

089 神色苍茫的群体雕像 / 刘建超

093 何开纯印象 / 陈谷一

096 乡村的喜乐哀愁 / 非 鱼

100 何开纯《乡村趣事》阅读笔记 / 卧 虎

106 贴近生活 追求超越 / 高 军

110 将写作变成一件快乐的事 / 秦 俑

114 山村生活的真实画卷 / 顾建新

118 批判的力量与道德的救赎 / 寇 子

122 乡村秩序的审视和重建 / 雪 弟

125 何开纯小小说读后 / 程习武

董大爷的丧事

董大爷和张么爷同住一个院子，两人亲如兄弟。

一天，张么爷下山给董大爷二儿子打电话，说，这两天你爹躺在病床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看样子时间不长了。医生说你们再不回来，怕见不上最后一面了。

董大爷两个儿子，大儿子董礼，二儿子董是。董大爷给儿子取这样的名，是希望儿子会做事、懂道理、出人头地。大儿犟牛脾气，二儿是和事佬，两人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了，董大爷拿他们没办法。

董是知道，母亲早年去世，父亲长期患风湿性心脏病，一口气上不来，就没命。他将父亲病情告诉哥嫂后，带着妻子秀姑乘飞机赶回了老家。老家在九龙山上，山里没有电话，他离家十五年没给家里联系过。秀姑是城里人，从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山，一路走，一路埋怨。

董是到家门口，破陋的院子里站满了人，多是六十岁以上的乡亲。村里有这样的风俗，凡是有人要过世，乡亲们都会来看望，提前筹划丧事。

董是向乡亲们打过招呼，穿过人群，直奔父亲病房。张么爷守在父亲床前，父亲闭着眼，脸色铁青，喉咙里像塞着痰，呼呼作响。

张么爷见了董是，轻声说，这几天你爹一直都这样昏迷着，看样子，他是在等你们回来，想见你们最后一面。说完，把嘴巴凑近董大爷耳边，说，大哥，董是回来了。

董大爷似乎听见了，吃力地半睁开眼，干瘪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董是见到父亲这般模样，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晚上，董是坐在父亲床前，不时用手抚摸父亲的脸和手，擦去他眼角的泪水，说些安慰的话。董大爷有了精神支柱，病情竟然好了起来，眼睛鼓得圆圆的，望着儿子笑。半夜，他居然说话了，我饿，我想吃稀饭。

董是十分高兴，忙说，爸，我马上就给你煮。

董大爷真的饿了，一大碗稀饭吃个精光。

第二天，董大爷坐在床头，问儿子，你大哥呢，他赚到钱了吗？

董是回答说，大哥本想同我一起回来，大嫂说先让我走一步，有事给他们打电话，原因是这两天他们走不开。大哥手头有点钱，但不多。

董大爷一连三天一天比一天精神，居然能下床行走，可以大碗吃饭，大块吃肉了。

秀姑看着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没说什么，可心里烦。待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山旮儿简直度日如年。

那天晚上，秀姑趁父亲入睡时，悄悄地说，我们明天回城去吧，看来父亲这次死不成了。

董是说，再等几天吧，等爹病情再好一点。

秀姑把手一甩，说，你不走，我走，难道你哥嫂就不是他的儿子儿媳？你这头笨猪，这次我们来回你看要花多少钱，少不了一万吧！

董是哀求着说，那我们干脆把老爸带上，到城里去住。

“你傻呀，你爸去了住哪儿？你又不是富翁。另外租一套房子，一个月要几百元，这钱还不得我们出？”

董是知道，他拗不过秀姑，只好说，好吧，那我明天就给

老爸说。

早上，董是走到父亲床前，对着睡眠蒙眬的父亲说，老爸，我们请假的时间到了，明天打算回去，你看怎么样？你老知道，工厂也有纪律啊！

董大爷听了儿子的话，叹了口气，说，我知道，我知道！

这时，病房里儿子和父亲四目相对，儿子心里一阵酸疼，泪掉下来。爹坐在那里，呆呆的。

第二天大清早，董是夫妻提着大包、小包，站在父亲门前。父亲房门关着，董是轻轻敲门，一连喊几声，屋里没有人答应。

董是推门，门根本没锁。

哎呀！董是突然惊叫起来，只见父亲躺在地上，一把菜刀摆在面前，满地是血，手腕上的鲜血还在往外流。董是扶起父亲，用手在父亲鼻前拭了拭，没气了。董是号啕大哭。

张么爷闻声赶来，看见床头柜上有一个农药空瓶子，瓶子下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你们前天晚上的说话我听到了，我不想再麻烦你们了……

张么爷知道，董大爷想吃农药，可农药没有了，只好割手腕走了。

张么爷拉住董是的手，说，你爹的心事我知道。去年邻居木大爷病死在家，乡亲们三天后才发现。如果没人发现，说不定尸首烂了都没人知道。木大爷三个儿子外出打工整整八年了，龟儿子们连信都没写过一封。这次，你爹是怕你们走了，他死时没有人送终……

董是把父亲自杀的事告诉了大哥大嫂，大哥回电话说，事情太突然了，我们回不去了。父亲安葬一事，费用你出，责任田归你。

出殡时，张么爷伏在董大爷的棺木上，大声哭道：大哥，还是你的主意好，有儿子给你送终！我如果有这样的福分就好啦！

张么爷的儿子打工十年没回过家了……

杨大爷吃汤圆

大爷，想吃汤圆吗？一个女子嘴巴贴近杨大爷的耳边问。

杨大爷躺在病床上，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听这么一问，突然来了精神。

杨大爷高个子，宽脸盘，平日不吸烟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吃汤圆。只要早上吃上一大碗，一整天都有使不完的劲。村里人都叫他杨汤圆。

杨大爷这次病得不轻，神智还没完全清醒，他疑忌这说话的人，更疑忌吃汤圆的事。三十年前，杨大爷患重病三天三夜，刚从阎王殿上回来，第一句话就问有汤圆吗，我想吃。老伴认为丈夫是在说胡话，没理他。因为家里根本就没有汤圆，别说汤圆，连玉米粉、麦面都没有，孩子已经饿得三根骨头挑个头！我要吃汤圆。杨大爷又说话了。老伴无可奈何，从厨房端出碗，说，吃吧，汤圆来了。这时，三个孩子直往前挤，死死盯着碗里鹌鹑蛋大小的四个麦麸汤圆。杨大爷不是在说胡话，他多么想一口气吃下碗里的汤圆啊！他看着床边三个可怜巴巴的孩子，他把头转向墙壁，说，给他们吃吧！老伴颤抖着竹筷，把三个汤圆分送到孩子嘴里，夹着最后一个，说，这个你吃吧，他们都吃了。她硬把它塞在他的嘴里，他和她同时流出了眼泪。

五年前，杨大爷老两口住儿子杨三家，杨大爷为节省工钱，

上房捡瓦摔成腰腿骨折。他没吃药，没打针，在家里苦苦撑着，手中没钱，是三儿媳妇当家。

杨大爷从床上吃力地坐起来，说，老伴，我想吃汤圆。这回杨大爷很清楚，还有几天就过年了，家里有汤圆。别说吃汤圆，要吃鸡吃鱼都没问题。

汤圆？家里不是超市，想吃，明天到大哥家去吃个够吧！屋外传来三儿媳妇的吵闹声。

老伴进屋拉着杨大爷的手，说，这都怪我，不该听你的话，把钱借给三儿修房子。

杨大爷摇头说，明天到杨大家住，他们两口子都不在家，我们怎么办啊！

第二天晚上，老伴拿着一瓶农药，走到杨大爷床前，说，我先走了……

杨大爷听这么一说，从床上吃力地翻起来，不要吃完，给我留半瓶。经过一番折腾，杨大爷的腰腿又疼起来，疼得死去活来。

杨大爷三个儿子外出打工，五间土木瓦房由他一人看守。土屋冷森森，杨大爷心里冷冰冰，他已经不相信养儿可以防老的话。他解下箩筐的绳索搭在横梁上，想一死了之。可天不如人愿，绳索断了，他又躺在了病床上。

大爷，汤圆来了！女子摇醒杨大爷。杨大爷回过神来，看见白白的糯米汤圆，直冒热气，他相信了自己的眼睛。他一把拉过女子的手，说，我的好侄女，你是天下最好的人。大爷谢谢你了。

杨大爷的胞兄杨枝有一个独生女杨芳，她为了照顾老人，让丈夫到自己家落户。杨芳有一个鸡场和一个鱼场，鸡屎喂鱼，搞起了循环经济，是村里的养殖示范户和孝心模范。

杨芳对杨大爷说：大爷，你就住我家吧！别惦记三个儿子和土墙破屋了，我对你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治病，行吗？

杨枝接过女儿的汤圆碗，夹着汤圆一个一个地往大哥嘴里送。两兄弟亲热地拉起了家常。

费 用

田坝村钟幺娘半夜醒来，心里发慌，头脑发昏，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钟幺娘敲开邻居刘二娘家房门：“刘二娘，借你家电话打一下，我给钱……”没等钟幺娘把话说完，刘二娘说：“有急事就打吧，不要钱。”

钟幺娘从没有打过电话，也不知道儿子的电话号码，她心里发慌，脑壳像要爆炸。钟幺娘有三个儿子在外打工，谁的电话她都没打过。

“怎么啦？你脸色这样难看？快说电话号码，我给你打，三个儿子谁的号码都行。”刘二娘说。

钟幺娘昏倒在刘二娘堂屋里。

钟幺娘平时很少吃药打针，丈夫二十年前去世，是她省吃俭用把三个儿子拉扯大。大儿钟树，二儿钟皮，三儿钟叶。三个儿子斗大字不识几箩，外出打工已五年没回过家。

刘二娘马上叫醒丈夫，把钟幺娘送到了镇医院。

“先交押金1000元，马上住院。”医生对刘二娘夫妇说。

刘二娘夫妇都七十多了，子女外出打工，哪来1000元！两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半天说不出话来。

“参加新农合了吗？”医生焦急地问。

“参加了！参加了！田坝村三组许秀芳。大家叫她钟么娘。”

热心的刘二娘好不容易问到了钟氏三兄弟的电话。

“母亲是心头发慌住院，是吗？那请你给二兄弟联系吧，我这会儿有事。”钟大说。

“母亲头昏住院，那麻烦你再给大哥说一下，他会汇钱给你的。”钟二说。

刘二娘只好打电话给钟三。

钟三说，四肢没痛，那就好，只管医吧，钱会有人给你汇来的。

刘二娘再打电话，三个儿子都关机了。

“快送县医院抢救！”医生对刘二娘说。

刘二娘夫妇左赊右借，终于凑到2000元。

钟么娘因心脑血管堵塞，死在了县医院，刘二娘垫支了3200元医疗费。

安葬那天，钟氏三兄弟因医疗费、安葬费大闹，差点打起来。

钟大说，母亲是先心里发慌才导致头昏，按协议这药费和安葬费该老二负责。

钟二说，母亲头不昏，心里就不会慌，这应该由大哥负责。

钟三说，反正发病不在四肢，不关我的事！

三兄弟打工前，已对母亲的疾病有一个承包口头约定，钟大负责头部，钟二负责身子，钟三负责双手和双脚，其中哪个部位有病就由哪个承包人承担医疗费；因哪个部位死亡，就由哪个部位的承包人负责安葬。

家庭会上，亲友们认为，三兄弟对母亲的疾病早有约定，如果不按约定，钟三不服；按约定，心脑血管病是心连脑，脑连心，哪个分得清。

刘二娘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说，你们三个没有文化，都是死心眼，我跟你们讲不清楚，这3200元医疗费我不要了。但是安葬的事，你娘是全尸，那就该全身运动，头部请道士，躯干买棺材，四肢付杂项开支。

钟氏三兄弟没一人说话，在场的人也没一人说话。